

以父女生命相托的水库大坝

詹克明

同学原玉明虽说平常，但也并不是那种扔到人堆里立马找不着的人。奇怪的是，我和她在北大同一个年级（不过240人），同一个大教室里听课，同窗悠悠六载却从来说、没见过，更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位学姐。这次是因为拍了套月全食照片，向同学郭晓光请教影像制作，才有幸在“郭府”见到这位与他业已结为“银发伉俪”的玉明学友。感谢“血月”！没有这次百年“蓝月全食”，也许我这辈子都不知道我还有位原玉明同学。

轻言慢语的闲谈之中方才领略到，玉明那极其独特的童年生活绝非我辈所能想象。她自认为是最幸福五年”的孩提生活深深打动了我，闻之久久难以释怀。

原玉明的父亲原素欣老先生堪称是我国水利工程界的泰斗级人物。老先生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三年后，1926年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土木水利工程。1928年获工科学硕士学位后，又去德国继续深造。1937年，原素欣参与创建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并被任命为首席系主任。1941年，原素欣教授接受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总经理沈怡的邀请，筹建酒泉地区金塔县鸳鸯池水库。1942年，甘肃水利林牧公司酒泉工作站和鸳鸯池水库工程处正式成立，原素欣先生任主任兼总工程师。

作为中国第一代水利工程元老，能够身系万民福祉，独步当时地完成几个水利工程，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强国壮举。

在广袤的西北地区，农业存续的关键全在于灌溉。畜牧依赖草原天然水系就已足资利用，但要保持大片屯垦的农田，就非兴修水利不可。一来雪山融水总量有限，二来季节差异巨大，对水资源的争夺与分配遂成河西社会的首要问题。历史上，为“争水”而引发的大规模械斗几乎年年都有发生（尤其是金塔与酒泉两县之争）。不论是在同河段之间的用水矛盾还是农业区与牧区草场之间的用水矛盾，都超出了地方社会或小共同体所能应对的范围，从而上升为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为了根除恶性争水这一积年弊端，唯有建造水库，扩大蓄水资源才是解决问题的万全之策。

天降大任于斯人，原素欣先生所主持建设的鸳鸯池水库乃是“中国第一座土石坝蓄水工程”，也是当时“西北最大的水利工程”。

不过，修建一座水库涉及方方面面，筹措资金，聘请专家（原素欣先生在中央大学的亲传弟子们当时大都云集在先生麾下），以及水利枢纽的全盘设计，关键设备的设计与委托加工（尤其是钢闸门和启闭机的自行设计与“铜羊足碾”的独特设计），组织上千施工劳力……千头万绪互相交织，让一位水利专家殚精竭虑，耗费了全部的心力与体能。更何况还要被迫参加那些与工程技术本身完全不搭界的社会活动：如向当时的省主席、财政部长、农行行长追讨因物价上涨引发的工程款缺口；亲赴酒泉银行为民工催讨工资回乡过冬；请求省政府加派几十辆卡车运输土石；要求两县派驻警员防止地痞流氓盗窃衅滋事。可以想象，当年我国的水利工程前辈要想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完成一座巨型水库工程是何等的艰苦卓绝啊。

对人到中年的原素欣先生而言，让他特别感到欣慰、温暖的是——他的垂

回到无锡家里，一日与母亲聊天，她老人家冷不防说起：嗯……瞎子阿炳么，小时候天天看到，哪天他不到我妮住的新生路上走一趟呢，天天是个天天！哎呀……快跟我说说他什么样子？啥格样子，叫花子样么！可是人家胡琴拉得好呢……我是问他给人演奏什么样子？

啥格演奏！他就是像叫花子一样，一路走，一路拉着胡琴么。

……就算人家一路走一路拉，可他的曲子拉得好听吧。啥格好听……人家的大门都关着，我伢那辰光，好好的人家都要关起大门过日脚的。

你没跟他说过话吗？啥格说话，一个人穿得索索破，衣服敞着，戴副黑眼镜，人精精瘦……跟他说话，不要吃大人骂！瞎子阿炳在我伢新生路上走，啥人理他？一条街的人都不理他。他就那样一直走，走到毛公馆那里，就在台阶上坐下来——毛公馆那里有台阶，他就可以坐下来拉了么……再往前他就不走过去了，那里净是些草棚子，他不过去了……草棚子里都是穷人么，他不过过去了。哦，他过去就讨不到铜钱了。

他不跟人讨铜钱，他是一个“高级叫花子”。

我大笑：这个“高级叫花子”是你这么叫的，还是当年大家都这么叫？

是我叫的么，他不向人讨铜钱，叫花子是要朝人讨铜钱的么……所以他是高级叫花子。

姆妈，可是……

啥格可是，我告诉你啊，我当年……妈开始第108遍地讲“我当年”了。

果然如期而至。玉明到今天仍旧记得，洪峰像一堵高墙般直地向大坝直扑而来，重重地拍在大坝上。此时此刻，身在下方的父亲急切地问：

“大坝有没有垮塌？”

“没有！”

“有没有看到大坝出现裂缝？”

“没有！”

此后的洪峰如同在水池里来回震荡，一波比一波弱，水头也一次比一次低，显然最大的危机已然度过。直到下午观察哨正式告知已经没有洪峰了，中国第一库坝终于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可以安全蓄水了。我问原玉明，洪峰的高度有没有超出水坝高度？她回答说“超过了1尺多高，不过大坝顶部比较宽，水流了一半就被坝顶吸干了，没有越过大坝再流下去”。大坝设计高度为30.26米，显然这次洪峰高度当为30.6米。那天小玉明一天没吃没喝，紧张的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坝不能垮，我不能没有爸爸。”下午姑姑来接她回家，进家后她倒头便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

看似最为平常的一次上班，却隐藏着最不寻常的凶险。“世事皆混沌，唯有人知。”原素欣推导过一个计算公式，他心里非常清楚，拍砸在水库大坝上的洪峰冲击力与洪水的“总体量”成正比；与洪峰行进的“速度平方”成正比。他还知道按照“土力学理论”，他所设计的这座当时最先进“加砾黏土心墙”水坝应该拥有何等的“极限承受力”。因此，对这次上班可能遇到的巨大风险只有他心里一清二楚。身边那个“穿新衣、扎小辫”的小女孩对此全然无知。

事后父亲对此未置一词，玉明也从未提起。但七十多年过去，原玉明心中始终存在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父亲

那天早上应该知道这次有可能回不来。“可是他为什么要带上我（他完全可以把我留在家里）？”玉明思前想后了几十年，终于想明白了——“父亲不想孤零零地一个人走，他身边需要有个至爱亲人陪伴”！而在身边已经陪伴了他5年的小玉明是他最不愿阴阳两隔的亲人。当然这一“玉明猜想”也只能算是爱女对慈父的一种隔世“推断”，父亲是否也有同样悲壮的想法（乃至同生共死的念头），这你永远都不会得到“证实”。不过就小玉明的真诚愿望而言，无论是生还是死，她都要永远和爸爸在一起！

我们常说“高度负责”，“具有责任感”，这都太轻，太轻！老一代水利工程学家是以全副身家性命来扑在一个工程上的。他们甚至抱定了要与工程共存亡的决心（就像称职的船长，当他的巨轮沉入大海之时，他会拒绝弃船逃生）。原素欣先生在此之前也曾多次对家人说过，这个水库要是垮了，我不是坐牢就是与它同归于尽！他对自己亲自设计的中国第一座土石坝水库岂是高度负责，对他而言，危难时刻，这是一座足以父女生命相托的大坝工程！

鸳鸯池水库于1947年7月1日胜利完工，至今已安全运行了七十多年了。去年玉明和晓光在水库建成七十周年之际还专程到甘肃金塔鸳鸯池水库凭吊父亲。只是青山寺山顶上她童年时蜷居过的温馨小屋早已无迹可寻。

80岁回望8岁，如今原玉明能够伫立在曾经生死相依的鸳鸯池湖畔时，她与湖都应该感到庆幸——如果当年的鸳鸯池水库大坝经受不起巨大洪峰的终极考验而垮塌，那么今天既没有碧波荡漾的鸳鸯池水库，可能也没了慈眉善目的原玉明老太。

父亲晚年的性情似乎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待人接物变得随和起来，过去常常是不苟言笑。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又是独子，且长年在外地念书和工作，跟本村人交往甚少，几乎从不串门，但晚年也偶尔到他的堂兄弟们家里坐一坐，拉拉家常，说说话，脸上带着温和亲切的笑容。

他当初何止是不太喜欢与人交往，甚至在言语中也明显地表示过对乡土的不恭，尤其是在训导我念书的时候。一生气，他就会说：这片黄土地有什么好，你这么恋恋不舍，要这七亩破地干啥？或者说：甘家老屋（我们村）这几间破屋就可以把你拽住啦！要是我去村子里玩，他会把我找回家硬拽到书桌前，疾言厉色地嚷道：难道甘家老屋人的话都是甜蜜做的，甘家老屋人放的屁都是香的？——说这样的“粗话”，也不怕引起别人反感。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激励我跳出“农门”：在当年，这可是乡村孩子理想的出路。

我上大学以后，父亲年纪大了，心情比较放松，与村里人谈笑渐多，跟我也讲起家族往事，言谈间，流露对逝去的亲人深深的怀念。他对他的三位姑妈都早早深世尤其嗟叹不已。说二姑妈不仅人长得好看，性情也温和，对他尤其好。而二姑爹也很能干，曾经在我家的染坊做过大师傅，土匪即将破门而入的顷刻，他还能临危不惧，将一匹匹白布擦入染缸，这样湿淋淋的就不会被抢走。可惜二姑妈去世后，他带着女儿入赘他乡，年深月久便断了音问——听说是在某某地方，估计也早已过世；只不知女儿小钢后来怎样，什么时候要去访问一下。

我以为他不过这样说说而已，没想到，某个暑假的一天，他骑车出门几乎一整天不见人影，傍晚才兴冲冲地回来，急切地跟妈妈说：“他妈妈，你猜我今天见到谁了？”妈妈问：“见到谁了？”“小钢，我找到小钢门上了，她就在白马乡！”然后就跟我们叙述经过。

原来，他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打听到小钢表姑长大后就嫁到了本县的白马乡，离我家也不过十来里路，而父亲在与这个乡一河之隔的一所小学还任过教，不过这时已经调离。他这天骑车到了小钢表姑村上，又打听到她住处，就装作不经意间来此歇息一下，与小钢谈话。父亲说要向她打听一个人，“谁？”“小钢！”“你打听她干什么？”“我有一位同事，说他和小钢是表亲！”这时小钢承认自己就是小钢，而父亲却并没有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小钢对他说：“我是听说我有一位表兄在河那边教书。”“他现在已经不在那啦，调走了！”然后，各自介绍了家庭情况，而父亲仍然是以自己同事的身份代为介绍自己的。最后，父亲塞给小钢身边的小孩子十元钱，说是替同事给孩子买点糖吃，而分别时，小钢也依依不舍地对父亲说：“叫我的老表来做客呀！”我和母亲分析，大约小钢表姑也隐约猜到了父亲的身份。

听了这番叙述，我既为父亲隐瞒身份去看望自己的表妹觉得新奇有趣，也多少感到有些不解：为什么不公开身份呢？是怕多少年没见过面，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份浓厚的亲情，还是怕过于打搅人家了呢？抑或是因为空手摸上门来的觉得有些失礼呢？或许兼而有之吧。可是我总觉得他们这一次有意思的会面，因此多少也有点遗憾。不过，我还是为父亲能把一份亲情深深地埋藏几十年，而且总想表达出来而深深感动；而小钢表姑也知道表兄在河那边教书，说明她也是挂念过父亲和我们家，

驱逐人世间阴寒之气的，瞎子阿炳的胡琴拉得那样……不犯冲吗？！

妈的话又惹得我大笑：姆妈，你老人家观点够邪门的，这几天我被阿炳闹的，在网上搜过好几次了，都不曾看到过这么奇葩的观点。

母亲又用她那种经典的表情朝我一看——你知道什么？！

妈一向就会小看我。自她老人家引出这个话题，我查了很多有关阿炳的材料呢。比如我还知道，当阿炳败落后开始上街卖唱为生时，马上受无锡丐帮为难，他要先给丐主拜码头，才许上街谋生。后来无锡有个叫薛福瑞的“青帮”人物，在黑白两道都有些势力，因同情阿炳，替他出面向丐帮说情调停，指阿炳是一个道士，并不是乞丐，上街只是凭艺卖唱，不属于讨饭（难怪他不“讨铜钱”），丐帮买了青帮面子才肯放过他，容他在街面上谋生。因此，阿炳一直留着道士发髻直到入殓……我可够聪明，一点都不想把这个料料给母亲，否则她会更得了理，说，可不是吗，她的一生就这样被拴牢在道观里了，那雷神除了克他，不会助他，他的命当然坏得一塌糊涂。

母亲对虚无缥缈之事那种理直气壮的认可，让我相当吃惊。不过，在眼下流行后现代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她爱怎么想是她自己的事，与阿炳无关，与阿炳研究更加无关。很难也没必要硬拗她回来。

我给了她一个灿烂的笑脸：姆妈，今朝想啥啥？我去买。

听见这个，她脸上也展了笑——阿炳的话题就此翻过去了。

2018-5-8 无锡复地公园城邦

菜园里的父亲

李成

而她随父到异地生活时，才不过五六岁而已！可见亲情是割不断的，是深深地镌刻于心灵的！

这在他对待我家所分得的几亩田地上也有所体现。一方面，他既要教书，又要种地，当然会觉得苦不堪言，所以会常常诅咒这该死的田地，累死个人；一方面，他又舍不得放弃，每个暑假都会带领我们下地，迎难而上，抢种抢收。有一次起得太早，我跟他在地里干了一阵活，天还迟迟不亮，我困得实在睁不开眼，就倒在地埂上睡了一觉，直到黎明到来，而他仍在奋力地干着。他干活像他写字一样，工工整整地栽植每一株秧，仔细收割下每一株稻谷。当稻谷和麦子收到打谷场上，脱粒晒干，堆成一座座小小的金字塔时，他看着那黄澄澄的收成，眼里放出喜悦的光，嘴上一个人，地说：“真好，真好！”那目光不亚于看到自己最疼爱的孩子。看他那架势，他恨不得把每一束稻穗都揽在怀抱，把每一粒谷子都揣在掌心捻捻，闻闻那特有的清香味儿……看到这情景，我心想父亲骨子里还是农民，他对农作物和收获的粮食有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珍爱！

父亲晚年也更多地与母亲一道侍弄家里的菜园。他陪母亲栽插瓜菜秧苗，帮她担水浇园，当然也帮她收获。有一年暑假结束我离家返校前，约我同行的一位女同学和我谈到喜爱吃剁碎后腌制的辣椒，父亲主动提出带我去摘。他带我到菜园，很熟练地摘来一大堆红辣椒，动作之快，令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那素来对这些琐事不耐烦也不屑的父亲。而经过父亲、母亲经之营之，那些年，我家的菜园总是丰收，连菜园边缘的高粱和黄豆都结得繁盛，可以想见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洒遍了父亲、母亲的汗水。

但我不知道父亲对这片土地的感情还不止于此。这片菜园在村子西北边的风冈脚下，背靠风冈，而面向无尽的沃野畴，地势开阔，风景绝佳。我知道父亲在劳作之余，也喜欢站在坡上眺望四方，口中连赞“好地方、好地方”，但我没有想到他会有更多的想法或者想象。后来我母亲在回忆他时才透露，有一次，他担水灌园之后，也许是累了，便找了一座长满青草的坟冢，斜躺在边上，一边望着远方，沉思良久，一边对母亲说：“他妈妈，这里不错，我以后就葬在这里吧，风光很美啊！”母亲听了，也没有太往心里去，只嗔怪一声：“就你想得那么多！”

没想到还真是一语成谶，大约一两年后，父亲便溘然长逝，这时他还不到退休年龄。据说，当他得知自己生了病，即将去县医院就诊时，似乎就有了一去不返的预感。他并没有怎么惊慌；但他临行前，却沿着村庄周边好好地走了一遍，把近处远处的田园山丘都仔細看了看，没漏过一条小溪，一行小树，也没有忽略一块田地，一口池塘，他用目光把家乡的山山水水、庄稼草木都抚摸了一遍，然后和母亲拎起必需的物品，一步一离开了村子，走到公路上去等汽车——其时，我正在两千多里的城市读书。

我不知道父亲最后一次走到村落周边去看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生活了几十年的土地时，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是痛苦，是遗憾，是悲怆，是感激，还是……？但是我想，总会有一种恋恋不舍吧！

记得《渴望生活》中讲到梵高之死时曾说：他是一块极速还原的泥土。我觉得父亲也是，父亲最后又还原为故乡的一抔泥土。但我又想，虽然“哪块黄土不埋人”云云有种英雄的豪气，一个人一辈子不离本土，就像一株植物，生长于此，开花于此，最后叶落于此，未尝不是一种幸福。